

用足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-大空头

尔虞我诈、天堂地狱、金钱不眠，自20多年前写下开山名著《说谎者扑克》以来，迈克尔·刘易斯（Michael Lewis）就是华尔街一切与这些有关的故事的首席作家。次贷危机以后，他的《大空头》成为这场危机叙事的抗鼎之作。这本书最近搬上大银幕，在大洋两岸收获同时来自普通观众和金融界的好评，已成为奥斯卡一系列奖项的有力竞争者。

每次金融危机之后，那些垮掉的金融机构CEO，又或者监管部门头头，为了卸责，总会跳出来说，危机是无法预测的，自称预见到危机的人不过是事后诸葛亮。他们装模作样地反问：预言家们事前干什么去了？

答案是：这些人在准备怎么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大赚一笔。

《大空头》证明，危机无法预测这件事是胡说八道。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好几年，就有许多人发出了警示；而最晚在次贷危机前一年，《大空头》里提到的这一批人，有的在加州，有的在华尔街，有的在对冲基金之都格林威治村，押下了重注。

他们知道盛宴即将结束，灾变即将到来，他们知道这是一生难遇一次的机会，他们设计出了从中获利的方案，他们下重注，他们赢了。

就连著名的对冲基金大人物像索罗斯这次也不是引领而是追随，跟着他们找到的方向赌，也获了巨利。

大空头们的故事有什么启示？

第一，危机是可以被预测到的。 ****

尽管同一个人预见到每一次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到不存在，但是，每次危机来临之前，都有人作出准确的预测。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要仔细琢磨。

确实不要相信那些预言一切的大仙，但当先兆齐聚时——太便宜的钱、太多的杠杆、太扭曲的激励、太一致的合力、朝同一个方向作用了太长时间——危机不再是不可预测的。市场绝大多数时候比你聪明，但偶尔你会比市场聪明，要有足够的谦卑接受前半，要有足够的智力发现后半，并用足够强悍的勇气坚持住。

第二，要对得起你的判断，敢于下重注。

下注的大小，与判断的确定性直接相关。没有百分百的事，所以全押是疯狂的，但同样严重的错误，是判断的确定性极高而你却下注不足。一生一遇的机会，不能对之以日常反应。索罗斯曾说：“这种时候要直取咽喉”。

《大空头》中，赚到几百亿美元的约翰·保尔森与其他赚得远不如他多的人相比，差别就在于他押得大——他筹到了足够多的钱，而且在判断没有兑现之前的黎明时分，抗住了。

第三，要找到足够多的同路人。

许多人看准了，筹到了钱，投下了注，可是赚到的钱仍然远不能与约翰·保尔森相比，因为筹来的这些钱没有足够的耐心。预见危机是可能的，但下注的第二天就发生危机是不可能的。你对自己的判断是有信心，可还必须找到对你的判断有同样信心的钱。同路人的规模决定正确的判断能兑现多少价值。

第四，要找到精确表达判断的工具。

《大空头》中的许多人，为找到最有效做空次贷的工具，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：做空股票风险不可控，买看跌期权成本太高。直到有一天，次贷产品成熟到其CDS市场发达起来，令人讽刺地反过来敲响了这场盛宴的丧钟。

当然，要做到像保尔森那样与高盛一起定制卖给后者客户的次贷产品组合，并专门做空这个组合，这样的精确制导不是一般人做得到。

第五，不要光想着你投下的注本身，要想得更系统周密，不要让你已经预见到的危机把自己给冲垮了：

会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？自己的流动性安排好了没有？

会不会发生交易对手风险？你从对手那里挣到再多的钱也没用，如果它在这场危机中破产了的话。你下单的经纪公司会不会垮？你的基金的托管银行会不会垮？

市场正常运行时所用的那套规则，会不会在危机中突然改变？你下注时有没有容纳这些突变的空间？一旦危机临头，为防止系统崩溃，政府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不许做空，提高保证金，警方调查，在美国、欧洲、中国，这些事做起来程度或有差别，临机取决则是一样的。

大空头的故事令人迷醉。这些人，把小到对经济、金融、大到对家国天下的判断，凝结成一系列赌注，成王败寇，知行合一，莫过于此。

世界上最可信的，就是赌徒下的注。